

有个电视画面,很多人都熟悉:将毛笔垂悬在透明的玻璃杯上方,一滴墨缓缓滴落,墨汁跃入清水,扭动、升腾、疏散,似一支柔媚且灵动的舞蹈。

这支舞,是东方哲学之舞。墨,烟的沉积。墨色,暗夜的最深处,是光亮的反面。然而,否极泰来。蓄积的沉墨里,又能生出光亮,犹如自混沌中放大光明。画家石涛曾言:“黑团团里墨团团,黑墨团中天地宽。”一团水墨,可泼出孤篷自振、飞鸟出林,亦可泼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这是中国艺术独有的辩证法。

有一则关于墨与光的故事:一人一鬼同赶路,到了一处破屋前,鬼道:“这里住着读书人。”人不明所以,问其原因。鬼答:“读书人睡眠的时候,屋顶上方有光,只有鬼神可见。”人问:“我读了一辈子书,光芒如何?”鬼沉吟之后说:“昨日经过你的住处,你正午休,我见我胸中塞满应试的诗文,屋顶黑烟笼罩,没有一丝光芒。”说罢,大笑离开。

故事来自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显然,“铁齿铜牙”的纪先生是借用鬼语,讽刺那些教条的腐儒。彼时,在鲁迅文学院的散文课堂上,作家叶梅老师将故事娓娓讲述,台下坐的一屋子读书人屏气凝神,仿佛接受着无形的审视,各自深思。

课后,我重读原文,文笔极美。“凡人白昼营营,性灵汨没。惟睡时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读之书,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窍而出,其状缥缈缤纷,烂如锦绣。学如郑、孔,文如屈、宋、班、马者,上烛霄汉,与星月争辉。次者数丈,次者数尺,以渐而差,极下者亦荧荧如一灯,照映户牖。人不能见,惟鬼神见之耳……”

在纪先生看来,真正的读书人头顶有光,且光芒有层级,最上者可与星月争辉,最下者仅能照亮一屋一字。而那个同行的老学究,据叶梅老师说,他头顶没有光亮,只看见胸中一团墨。读进去的是墨,吐出来的仍是墨。满腹经纶,却消化不良,未能将知识转化为智慧,呜呼哀哉。

由读书联想到绘画。夫画者,从于心者也。笔墨,可参天地之化育。好画家的头顶更是光芒万丈。纵观绘画史,两宋高峰,文人画与院体画双足鼎立,“元四家”野逸,“明四家”隽永,“清四王”重法度,“清四僧”以寂静之声震动寰宇。倘若审美无高下之分,那么以神眼鬼眼看去,作品高下则历历分明。非以名气衡量,亦非以官位论度,甚至不能以才华论。纪晓岚笔下的元神朗澈者,必定是有智慧、有境界的人。

在我看来,范宽、倪瓒、黄公望、沈周、八大山人头顶光芒有数丈,而画《雪竹图》的徐熙,或许也跻身这一行列。五代末宋初的恪格、南宋梁楷和画僧牧溪,大抵与之接近。郭熙、马远、赵孟頫、唐寅、徐渭、石涛等,上方光芒至少有数尺。而到了被康熙乾隆皇帝宠幸的“清四王”这里,画价虽高,技法也好,但光芒毕竟式微了。

以上姑妄言之。倘若真能借鬼神之眼看世界,那么擅长包装经营自己的伪君子们则无处遁形。这则故事,该是一面镜子,用来衡量别人终究吃力且费解,而向内自省却是有效的。

作为写作者,应提防功利性阅读,无意义写作,提防自己的灵性泯灭,令上空明澈,哪怕仅发出幽微之光,也比黑墨笼罩要好。那团墨气,倘若真是印刷术的油墨倒也无妨,最怕的,是身心的浊气。

“江飞竞渡日,草见阳春心”,春天总能激发出人对自然的向往。在云南施甸,春天是与自然亲近的节日,人们耍龙,祭龙,吃喝,买卖,会友,恋爱,玩耍,踏春……人间闹腾的世相都在这个时节得以彻底展现。而登山踏春也成了大家放飞自我的一种方式。

今年,我选择从县城徒步到四大山,这座位于县城东面的山峦,高约2800米,距县城18公里。这条路我曾走过无数次,都是驾车前往,路上的风景在窗外掠过,一帧帧像影片一样,却少了质感和温度。迅速让我与山水的距离变远了,这种与自然的疏离是现代人的日常。比起古人,我们的出行便捷而快速,汽车、飞机、动车,任何一种交通工具都可以把远方变为轻易抵达的近邻。窗外变换着色彩,我们却无法感知到它们蓬勃的生命力与馨香,挡风玻璃像一块冰冷的屏障,隔着温度、风力、气息与大地的一腔热情。古人虽然艰辛,却是幸福的,他们是与自然为友的亲密接触者,他们用脚丈量着每一寸土地,熟知每一座山的植被、每一条河的流速、每一朵花的氣息、每一片云的动感、每一阵风的温度。他们在山水间畅游,也体味着一方土地的滋味和民俗。他们漫长的旅途,获取着人生丰硕的体验。正

去年赴杭州时,因小女能流利背诵岳飞的《满江红》,遂冒雨带她入岳王庙参观。出来时雨未歇,便执伞去西湖边走走。望着蒙蒙水色山影,不知怎的,忽然想起李叔同曾于此别妻的旧事。当年他与日籍妻子在友人的陪同下,到岳庙前的素食店吃了“散伙饭”,李叔同自始至终低头不语。餐后,日籍妻子和友人送他至湖边,李叔同雇一小舟离去,直至消失在湖云深处,也未作回眸。日籍妻子怅然不已,恸哭失声。

这哀婉离分的场景,影视剧中不乏生动的演绎,但涉及具体的细节与史料实部分,至今尚有争议。我查阅了有关资料,



儿子雨在外地工作,建了个一家三口微信群,平日里谈谈生活、工作、学习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家长里短。年终考核优秀等次、文章在报刊发表、到外地出差、做纯手工红薯片、雨的堂哥生了二胎、房贷利率下调、延迟退休政策出台等,都在群里互相知会、谈论。

我们全家人都重视体重管理,做到“管住嘴,迈开腿”,每年参加单位组织的健康体检。我和妻在家,晚饭后稍停歇,就跟着视频里老师的示范做揉腹拍打健身操;平时去公园步行,参加单位组织的“万步有约”健走活动;儿子跳

是这样,诗意总充溢在行走间,他们是旅人,也是诗人。比起古人来,我们的生活显得行色匆匆,苍白乏味。

到老马水库时,风过,我嗅到了水汽里野花的芳香,果然,不远处,一簇染饭花开得正浓。这春的使者 and 紫馨花一样,带着浓烈的香气,妖姚地在大地上起舞。菜市场上,人们买一束束馨花插赏闻香,买一把染饭花去煮蛋煮饭喝茶。眉眼,唇齿,衣袂,身体发肤皆被这

徒步踏春去

李俊玲

自然之气萦绕,包围,沦陷。这些花,只要在山里随便一找,就可得到,春日寻花,夏天找菌,秋季挖药,冬来拾柴,山野就是一个免费的仓库,任你选择。置身于大地,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富足之人。

铺满松针的路绵软而舒服,闻着山野里泥土和树林的气息,呼吸都变得无比顺畅。虽然攀爬的过程有些辛苦,可周遭的一切让人有种久远的快乐。流水声、风声、虫鸣声、鸟雀声、松涛声,这些来自山野的天籁,如交响乐般让我情绪高昂。我想到了当年徐霞客来云南洱源时,写下的那篇《游杞碧湖日

稍作梳理,如下:上文提及的送别场面,最早披露于黄炎培先生所撰《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一文,大致内容为:李叔同出家几年后,其日籍妻子来上海,请求城东女学校长杨白民的夫人詹练一和黄炎培的首任夫人王纠思陪她赴杭州面见李叔同,其目的自然是劝李叔同还俗。即便不能还俗,也想以日本出家人可以有妻室为由,恳求李叔同去日本出家。杨白民、黄炎培皆为李叔同挚友,请他们的夫人出面,应属较为恰当的安排,可见其心思缜密。倘单独去或请其他人陪同,李叔同未必肯出面接待。黄炎培虽未亲历此事,但通过夫人的描述而成文,可信度不言而喻。

不过,世间事往往是多棱的折射,李叔同的侄孙女李孟娟写过《弘一法师的俗家》一文,与黄炎培的说法稍有出入。她说当时家中确有请俞氏叔祖母(李叔同原配)去杭州见李叔同的打算,但叔祖母(李叔同日籍妻子)伤心至极,希望家人“不用再管了”,才未成行。李孟娟的文中,还否定了一定李叔同原配曾携两个儿子(李准、李端)

微信群里报体重

春 晖

辣。早餐多是熬红薯粥、南瓜粥、山药小米羹,煮香菜饺、春韭饺、包菜饺等,饺子都是自己动手做,吃后各自上班。

全国两会期间,“体重管理”成为全民关注的热点。雨在群里说体重管理都上升到国家层面了,可见政府的重视和体重管理的不易,需要大家互相鼓励、互相监督。他提议一家人每天清早起床后在群里报体重,得到一致通过。妻的体重正常,我和雨的体重超标,清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秤。开始几天体重基本没有变化,我和妻原来做揉腹拍打健身操,公园里步行是隔天交错进行,现在索性加码锻炼,健身操做半个小时后,再到公园里步行一个小时;生活起居规律,早睡早起;晚餐后绝不再胡吃海喝,夜宵、烧烤全免去,如遇上宴会等饕餮大餐,以“眼睛吃”为主,多看多闻,闻香止馋少动筷,用欣赏的眼光品尝品尝,坚持一段时间后,体重开始缓慢下降,偶尔停滞几天,却再也没有反弹。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杨柳抽芽,桃李争艳,生意盎然,也是锻炼的好时光。周末,呼朋引伴,约上三五好友,到大自然去,爬山、郊游、钓鱼、踏青、赏花,满目新绿中,呼吸春天的新鲜气息,尽享大自然的无限好风光。而每天清晨微信群里称重的数字,成为我们全家人最踏实、最温暖的问候。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杨柳抽芽,桃李争艳,生意盎然,也是锻炼的好时光。周末,呼朋引伴,约上三五好友,到大自然去,爬山、郊游、钓鱼、踏青、赏花,满目新绿中,呼吸春天的新鲜气息,尽享大自然的无限好风光。而每天清晨微信群里称重的数字,成为我们全家人最踏实、最温暖的问候。

这是来自有机农场的能量,也是来自春天的馈赠。请看明日日本栏。

十日谈

绿色生活

责编:沈琦华

李叔同西湖别妻的几团疑云

喻 军

去杭州找李叔同被拒见的传闻,等于否定了李叔同出家后与原配见过面。虽未提及李叔同与日籍妻子见过面,却未排除这种可能。考虑到李孟娟系“李家人”,不至于无凭无据随口杜撰吧?正因此,反倒增加了辨识的难度。

杨白民女儿杨雪玖也曾记述此事,说父亲曾陪同李叔同的日籍妻子赴杭州,见到李叔同后,借故离开,留李叔同夫妇单独见面。李叔同以一块怀表赠妻留作纪念,并劝慰她道:“你有技术,回日本去不会失业”云云。因杨雪玖系整件事的“枢纽”人物杨白民的女儿,她的说法能是空穴来风吗?另外,李叔同在“浙一师”的学生李鸿梁,在《我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一文中,提及李叔同夫妇感情很好,李叔同出家后,夫人确曾来杭州探望过,与李孟娟的“未排除”构成一定的吻合度。

还有人说李叔同和日籍妻子有两个女儿,曾被带往杭州寻父被拒。李叔同确有三个儿子,皆为与原配所生,前文提到了次子与三子李准、李端,长子

绳、打羽毛球,都在坚持锻炼。我多年来不抽烟喝酒。我和妻基本在家里自己做饭,口味清淡,少辛辣。早餐多是熬红薯粥、南瓜粥、山药小米羹,煮香菜饺、春韭饺、包菜饺等,饺子都是自己动手做,吃后各自上班。

全国两会期间,“体重管理”成为全民关注的热点。雨在群里说体重管理都上升到国家层面了,可见政府的重视和体重管理的不易,需要大家互相鼓励、互相监督。他提议一家人每天清早起床后在群里报体重,得到一致通过。妻的体重正常,我和雨的体重超标,清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秤。开始几天体重基本没有变化,我和妻原来做揉腹拍打健身操,公园里步行是隔天交错进行,现在索性加码锻炼,健身操做半个小时后,再到公园里步行一个小时;生活起居规律,早睡早起;晚餐后绝不再胡吃海喝,夜宵、烧烤全免去,如遇上宴会等饕餮大餐,以“眼睛吃”为主,多看多闻,闻香止馋少动筷,用欣赏的眼光品尝品尝,坚持一段时间后,体重开始缓慢下降,偶尔停滞几天,却再也没有反弹。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杨柳抽芽,桃李争艳,生意盎然,也是锻炼的好时光。周末,呼朋引伴,约上三五好友,到大自然去,爬山、郊游、钓鱼、踏青、赏花,满目新绿中,呼吸春天的新鲜气息,尽享大自然的无限好风光。而每天清晨微信群里称重的数字,成为我们全家人最踏实、最温暖的问候。



早年夭亡。但各种资料显示,他们并无一儿半女,故“两个女儿”云云不能成立。

前文我一直用“日籍妻子”指称李叔同夫人,为何?因为就连她的名字也是众说纷纭。有叶子、诚子、雪子、惠子、干枝子、春山淑子等称呼流传于世,经学者考证,均为后人虚拟。而且至今不见哪怕一张她的照片存世,仅有李叔同笔下的“画中影”,所以她的形象也如云罩雾裹一般。不过她的真名很可能叫“福基”。

根据是李叔同的《断食日记》:“是晚感谢神恩,誓必皈依,致福基书”“四时半醒,气体与昨同,足痛已愈,胃部已舒畅,口干,因寒不敢起床。十一时福基(以下均打引号)遣人送棉衣来,乃披衣起。”能为断食期的李叔同送棉衣来,应属不假外人之手的家事吧?当然这也是推断,不是结论。

“福基”是李叔同在日本求学期间的人体模特,原是学医的(此即李叔同“你有技术”之所指)。李叔同画过不少以其为模特的人体画,存世只有两幅。从画中的色调、气氛不难看出,他当时正处热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笔下的主人公眼里充满了哀怨。描写这样伤春悲秋的古诗词句真不少。感慨时光易逝、青春不再,感叹怀才不遇、人生苦短,感怀思亲或仕途不顺,借诗词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似乎落花和落叶就只代表着衰败和生命终了。朋友圈中也不时看到这样的感叹。其实,有很多赞美落红的诗句,我们遇到困扰不顺时不妨多吟诵:“荷尽已无擎雨盖,菊犹残有傲霜枝”“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战地黄花分外香”,当年,领袖跟敌人打仗时依然有诗情画意,战略上藐视敌人。王安石因变法图新而树敌太多,归隐后仍不忘“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这是怎样的心境和胸怀!苏轼在《前赤壁赋》里写道,有客人感叹,人生如同时蜉蝣置身于广阔的天池中,像沧海中的一粒粟米那样渺小。哀叹一生只是短暂的片刻,不由羡慕长江的无穷无尽。想要与仙人携手遨游各地,与明月相拥而永存世间。而苏轼答曰:“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你看,多么旷然豁达的胸襟!虽屡遭贬谪,颠沛流离,但心灵深处仍是恣意遨游,海阔天空……

家里的盆栽去年开满了梔子花,花香四溢,如今衰败如斯。到底花开是为了花谢,还是花谢为了花开?花开就是为了花落,花落就是为了花开,阴阳可以转化,四季可以轮回。为什么那么伤感呢?花开花落,花香与否,是人的判断,它并不主动参与人的情感。正如天地不言,并不影响其高度与厚度,以及对人间的恩泽。

庄子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六祖惠能说过“不是幡动,不是风动,仁者心动。”而我们,常常喜怒哀乐形于色,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心向外求。

落红不语,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珍惜现在,活在当下,少些颓废,多些乐观,知足少欲。心静则百媚生,心净则万事轻……

总是在烦心的时候想起苏东坡的遭遇和境界:“此心安处是吾乡”“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怀天下,文化无界;越古今,大地无疆。一如人格魅力超群的子瞻先生!什么是浩然正气?脚踏泥土,气在云端,心中了了分明!让我们的生命,在更庄严处相见!

落红不语化春泥

张荣兵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